皇清奏議

敬陳海氛善後事宜 順治十六年 朱紹鳳

戶部都給事中臣朱紹鳳謹 奏為海氛既慶廓清敬陳善後之大事以佐萬年之計事 皇上天威肆震殊俗同風紛紛江海之游魂頃復撲滅恭聽捷音歡聲雷動莫不賀戰勝而慶昇平臣竊念之鄭逆自閩而廣而浙而江南擾亂我人民蹂躪我土地匪朝伊夕矣今雖天奪其魄斬獲無遺猶恐竄匿餘氛尚延喘息嚴疆制勝方切綢繆非在事諸臣優游燕雀之堂高飲太平之日也臣請得以善後三大事宜為 皇上密陳之

一曰中國法、朝廷命將設兵原以衛民而捍敵計一省之中其為高牙大纛踞城稱上帥者不知凡幾其為偏裨將佐領貔貅分汎地者不知凡幾日糜正帑之金錢

歲耗耕農之饋餉一旦有事輙請禁旅夫禁旅所以翼衛
皇都者也雖羽林百萬四應無窮而根本單寒豈爲
長策甚或亂首懐二心之子望風降適不堪聽聞苟非梁
化鳳哈哈木等克奏膚功東南半壁其可問乎則行間之
功罪不可不明也伏乞
敕下親王大臣九卿科道會
同核議除在事有功官兵少俟督報抄僥從優議敘外江
浙將弁平日疏防不能制賊者作何處分臨事畏縮不肯
一矢相加者作何處分對壘逗遛與城池失守者何以治
之戰敗遠竄與倖退冒功者又何以治之逐一分明奏請
定奪有功不致向隅有罪不得漏網則懲勸明而人人思
奮矣至於督撫重臣一舉一動輙爲將吏表率孰能樽俎
折衝孰能固圉保障某也虛報以誤軍機某也玩寇而致
深入尤當分別激揚以爲天下之閫府專閫者戒

一曰固民心江南賦役之重十倍於天下又或困於歲困於兵困於賊而其甚者則困於官　皇上懲貪驅蠹非不嚴且切矣無奈墨吏横行恬不畏死如錢糧一項五年並徵無論矣自十一年以前業奉　敕詔而有司欲追民欠以補前此之侵漁至今徵比如故敲筋撃髓呼籲無門在在皆是也自一二亂民聞風鼓倡編氓至愚遂有身罹法網而不知者矣臣以為欠糧者見年宜懲也積逋定宜緩也陷賊者鉅魁宜治也脅從定宜赦也亟下寛大之詔廣開更始之門江南百萬生靈無不額手貫心鼓舞而即於治矣又杖罪折贖之例變四兩而增為三十五兩贖重則犯法者寡揆諸　睿慮本欲祥刑特恐奉行不善藉口欽贓重法嚴刑血肉俱盡竭八口終歲之資不能免一朝箠楚之痛家連戶累勢所必致究之十不報一徒飽

私囊於國計何益乎伏乞　皇上俯鑒情弊變此新例
率由舊章抑或分別官民再加　訓諭官則從新民則
從舊庶刑罰中而民協於中矣
一曰儲人材官職之崇內無過於六卿外無過於督撫試
求其才望兼優克稱厥職者指能數屈乎六卿簡在
帝心未敢妄議然或書生不諳於大計或病骨不勝夫殷
繁亦宜少示更易以壯翼為亮采之色至於督撫關係封
疆尤不可苟且以從事也朱衣助玩敵喪師亢得時輕生
惑衆前車既覆後事當懲若復踵行故智依樣葫蘆恐天
下督撫若此二人者亦復不少可不為之寒心乎伏乞
皇上斷自宸衷立召滿漢大臣出其不意令各將所知
新舊人材不拘資俸品級見任斥謫但有真材真品可備
緩急之用者從公面奏候　皇上親加裁決簡拔其尤

侯卿貳督撫薦人於中酌量推用破故習而展新猷甚盛典也其會推之法悉當如蔡士英宜永貴之例凡遇要員缺出　皇上先命一內大臣公同監督使諸臣皆能盡其言無若前此之一手把握名曰廷臣會推實皆吏部私衆也盃為採擇庶不致臨事而倉皇衆議僉同必不敢徇私而誤國人材既得而國法民心皆有攸賴矣臣猶有請者賊渠此番喪衂勢若土崩馬信雖復逃回豈敢再犯但閩逆子尚踞舟山賊將陳豹復逋南澳廈門沙城鯨窟未除四者非閩廣之咽喉即江浙之門戶設險分防處處宜密弁乞　敕下各該督撫修砲臺練水哨先使片帆不得飛渡而後養成精銳直擣其巢不一二年間海晏波恬四省殘黎俱得蒙　皇上生聚教訓之樂矣

請除弊害以圖治安七條 順治十六年 蔡行馨

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臣蔡行馨謹　奏為遵　諭陳
言仰祈　睿鑒以除弊害以圖治安事竊臣浙東監儒
恭沐　皇恩授臣海防任事以來歷有三載凜從諸臣
工之後凡開創經營無不鞠躬盡瘁圖報　皇恩於萬
一然　君門甚遠臣言甚微遇有百姓疾苦方以不得
盡力救援為恨茲臣代覲來京恭逢　上諭許大小覲
臣直陳地方利弊真千載一時正　微臣繪圖請命之日也
臣在漳言漳在海言海漳海情形揣摩已熟見聞亦確若
知而不言是上負　朝廷下負殘赤亦何賴有此一官
也倘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非救民水火所謂民為邦
本本固邦寧何患海賊不化為赤子漳黎不即登春臺也
所有條議七款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弁兵之下寨宜集也凡援剿投誠諸兵馬雲屯於漳城

其米穀炭鐵蘇草等項固軍中所必需而凡借軍需為名
以私圖射利者亦不少臣每見弁兵持私票下寨堡或無
銀强買而寨堡長畏威而不敢不從或止持半價索堡長
亦不敢受而湊貸送銀其擁擒帶馬兵從差擾酒食之費
更所不計且本地刁棍勾引汎兵挾讐報怨捏造風影款
目逐擅細入營非刑嚇詐更有負冤奔控或不受拘喚或
把持問官有司受其凌辱人亦被其搶匿諸如此類不可
枚舉自今以後惟祈　皇上嚴敕主客營將止許飭理
兵馬勦禦賊寇凡民間事宜悉聽有司處分所有置買貨
值須悉照時價借銀交府府發縣縣發寨堡長寨堡長置
貨繳縣縣繳府府交營將親收在府縣不過一舉筆之勞
遂使兵民無雜擾之害凡有一弁員兵卒持私票入寨堡
者聽百姓協擒解送公衙門會審定罪庶　皇恩遍被

於海賊而無一夫之不獲矣
一撥勦之兵馬宜分也　朝廷設兵原以衛百姓城池
非設城池百姓以衛兵也今中左與海澄漳浦雲霄詔安
等處皆一帆可至則我兵急宜星羅碁列於海岸朝夕枕
戈以待其衝突未有安枕於府縣之城內俟塘報之既至
而後出兵以應之者況相去甚遠兵出而賊已滿橐兵到
而賊已登船更有會議遷延而賊已深入擄掠矣甚有百
姓攜子抱女啼哭而望城投生畏避之兵反堅閉城門而
不納賊每焚掠及城下而我不敢輕出一騎何也自今以
後除滿洲大兵及投誠諸兵暫應畫界駐劄城中以備居
中調度接應但不宜兵民雜處為便其中左右三路援勦
各兵如龍溪之石美城尚可修整駐重兵以扼賊船之首
衝如海澄與漳浦地方具銅山陸鰲元鍾南澳猶曰一水

之隔耳至於浮宫方田之東南以及鎮海衛佛潭橋舊鎮
杜嶼等處皆屬陸路我兵馬所能及者胡為棄置而不一
顧況鎮海城民現在獨不宜分一總兵以鎮其要害乎至
於雲霄乃漳浦詔安兩縣之咽喉也查雲霄一鎮不過土
著之數百步兵安能抵蜂擁之海賊萬一有事咽喉幾絶
今沿海一帶察有舊城寨可駐兵者急宜以三路之總戎
度地分鎮其副將叅遊等員或百里一大營或五十里一
小營其都守千把等員亦各分一汛地以專其任遠近聯
絡勢如長蛇擊尾首應擊首尾應擊中則首尾俱應使賊
不敢登岸而内窺所謂禦賊於門户不禦賊於堂奥也兵
既撤營於沿海則城中捉夫强買者少郡縣不憂其不輩
固流民不虞其不安集矣
一水師之舊制宜飭也從來設一水師以防海而復設一

海防者亦猶乎監軍也查舊制海防衙門原有
欽頒
關防一顆春秋二時奉海道詳撫院委汛凡營兵之老弱
虛實糧米之有無冒濫弁員之課最賢否烽墩城郭之堅
瑕修復皆得以覈報上司時時稽初今關防未頒水師初
立舊制皆蕩廢而不可問矣為今之計莫若悉照舊制凡
屬海務水師應與海防官呼吸相應指臂互使調度兵卒
分防水口要害嚴絕接濟稽兵不得徇情故縱至於沿海
一帶每有倚冒勢焰故立墟場有如鱗次但知抽稅肥家
不顧通海犯逆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則米穀麻筏
柴油等物無不畢集有髮無髮渾跡貿易揚帆而去此接
濟之尤者而有司不敢問官兵不敢動也自今以後凡近
海通舟之墟場無論福興泉漳等處理應一體防禁凡有
擅開墟者即立置重典不赦如此則接濟少而海寇之咽

喉自絕故責水師以嚴緝接濟爲坐困海賊之急著也

一蠹役之積弊宜清也自兩省協濟司餉下頒則大兵軍需糧草以致換班兵馬之夫役勢必取給於樓寨堡百姓因以分派上中下三等理勢然也今查漳郡凡樓寨堡中紳衿衙役百姓雜處其間縣官不能親歷而查之全憑吏胥派報其有以上作中以中作下者猶曰便宜在百姓也更有私行受賄以下作中以中作上且巧立名色以上作上上竟使百姓窮而無告或折屋以完官或棄寨而私逃甚有得金而匿寨不報更有鄉紳勢豪安坐而不敢派使流民散户獨當其苦以致徭役不均人民逃徙且若輩官票一謀入手擡轎權儀科索百端或因一派十或折乾歸私仍揑造民欠而吞食不貲真無民之費反多於正供自今以往惟祈

皇上申飭督撫大臣嚴覈正印各官通

行禁示凡樓寨堡中所居之人照戶計丁照田計糧之多寡并查某戶業農某戶業商以分本末之輕重攢造定冊或仍照編審則例造報上司存案不得意為改移毋論鄉紳勢蠹期與百姓一體當差其有吏書受賄徇私者許同寨居民指名告首按以違 旨之罪其有司私徇情面不力為民清釐者罪亦如之庶殘黎之殘喘少甦蠹役之蠹弊得清矣

一閩寺之荒田宜報也寺僧之田惟閩獨多合一省而計之不下數萬畝自兵荒之後僧佃多死亡間存一二管理之人是僧去而寺存田荒而糧存也臣每見縣官催科比徵拘縲敲撲而糧仍逋欠如故查明季有將田六分充餉四分焚修之旨曾下撫院通行在案而中寢焉今若仍傚前議許聽寺僧自存四分為焚修之資自報本戶最荒者

約六分為率另編造一冊招募有力者開墾免其初年籽粒以抵牛種次年則輸穀若干石為官租以充兵餉一如租種學田之例其田給與帖照永遠得業以贍八口或有投誠之兵願開荒田者亦如前法給與帖照令其永遠歸農仍編入就近寺田之家甲冊中責令該里長收租入官仍着稽其出入不許妄作非為如是行之既久則投誠之羽翼漸散肖僧之積累漸銷境内之荒田漸熟兵馬之糧餉漸增并兩省協濟之餉可漸減此一舉而數善備似可急舉而力行之也至於民田之荒者亦有萬計而沿海漳泉為尤多何也民非日就死亡即逃海而未歸也急宜相度形勢一一清查就近給與守海之撥兵量口屯畝以自贍仍以各隊之長綜覈勸獎既無袖手坐食之兵可減輸運維艱之苦正亦賊以且戰且守且耕有如岳軍之難撼

有如戚將之屯田兵有固志民無二心矣若夫斟酌損益督撫院司諸臣自有因時制宜調濟相成之法在臣不敢預擬者也

一軍防之閒署宜併也二廳皆無錢穀之寄則二員皆屬閒冷之官既無軍可清官不必專設雖有海可虞而一可兼承臣於十二年隨定遠將軍世子督師至漳彼時兵馬雲屯極目荒烟如築城開路運糧備船查接濟招流亡等項在開創之時頭緒多端需人料理今已三年漸見成平苟非庸材不難兼攝計減一官之冗費亦小補於軍需況福興泉亦逼近海邊而軍防止歸一廳則鄰府之成例可倣行也

一衛弁之徵糧宜罷也從來無愛惜百姓之武弁豈能寓撫字於催科一經徵比屯糧其不肖者竟與小甲衛差貓

毀作奸表裏分肥而歷年不楚者有之其稍有才者任意詐扑竭力苛求不顧民命之難堪徒縱虎胥之悉索相沿已久民苦無告倘得歸併有司軍民咸稱利便但縣官業有錢穀之任恐繁冗而難清莫若歸併清軍之閒廳則責成有專力其衛守備千總等員可裁者裁之其不可裁者仍令附城守協鎮標下聽差督管汛地官兵可也以上七款皆地方實在情形臣見聞既確不敢壅於　上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嚴重案久羈之弊疏 順治十六年　張注慶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注慶謹　奏為請嚴重案久羈之弊以中國憲以廣　皇仁事臣竊惟刑獄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原以懲天下之大貪大惡亦以伸天下之大冤大枉也如贓官污吏不有以懲之則生靈受其荼毒而

咨嗟愁怨之氣反易鬱而傷天地之和故懲除不得不嚴問詰不容不速凡以為　皇上明罰勑法歸於禁人為非而已伏見　皇上欽恤慎刑之心無所不至年來恩赦屢頒熱審減等即帝堯三宥之典大禹泣罪之心無以過之則凡承問衙門務祈虛公澈鞫明若燃犀自然獄無淹滯刑期無刑近見刑部案牘繁積有一案而遲至二三年不結者有一案而經歲累月不結者其中株連多犯或以事款證佐或屬被害求伸在他日問結之後非不釋放歸家而此時拘繫圜墻一日未結則一日受幽囚之苦當此炎天暑溼蹲伏陰房臭穢鬱蒸與正犯無異其顛連困苦之狀真有不忍見聞者如周亮工王東衡虞慎言等一案皆干連百餘人事關外省提解證佐自數千里解至京城動經歲月羈候纍纍淹禁無期其他別案要亦盡

然夫折獄貴於得情部臣誠盡心研鞫何難一訊立決而乃遷延多日久不成招以致囹圄之中人犯壅塞臣恐日久弊生安知無舞文猾吏假稱緣案誘其鑽營即犯罪諸人又安知不相機打點百計圖維以圖徼倖不惟是也彼夫身雖重罪自知情真罪當爰書一定莫可挽回乃反招無涉之證佐巧引事外之他人使另行拘提往返多日一則可以苟延性命不致即蹈刑章再則可以觀望事機便於徐圖賄脫久羈不結之弊勢必如此易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欲使無罪者速免於獄而有罪者早伏其辜也請

皇上嚴勅該部凡承問各案無論大小上緊速結毋許事外株連借端延緩以滋弊竇則法加於宜罪而

恩及於無辜將見獄無留滯而囹圄可以空虛矣

請嚴覈刻因循之弊疏順治十六年　梁　熙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梁熙謹　奏為欲收勸懲之效宜
核廉能之實請嚴薦劾因循之弊以肅憲綱以勵人心事
臣以外吏蒙　皇上特恩拔置臺班夙夜惕厲恭思圖
報仰見　皇上軫念民生勞心吏治如巡方之舉効屢
經申飭在事諸臣慮無不改轍滌衷各求盡職而臣一得
之愚有裨風憲事宜萬不敢瞻顧避忌不為　皇上陳
之也竊惟貪污成風由於鮮恥而知恥之效在於旌廉自
昔治吏之法廉能相次而稱夫亦知所重矣乃習俗流移
非一朝夕守令之潔清自愛久不為人所齒及其騰聲於
司道間者無論操守即所指稱為能亦非十奇三異之謂
也需索遂意則曰呼應獨靈鑽營周到則曰玲瓏八面遇
巡方至止開列考語則襲取舊套苟且填註將指貪污為
廉潔亦自難於措詞不得已而點綴才敏之狀粉飾開報

亂入薦剡席流望而灰心志士爲之短氣吏治不澄其弊
未有甚於此也古之巡方一出墨吏即爲解綬只在屬下
必無貪夫其不以才力不及糾者皆非不能之人也猶擇
其最著者薦揚一二示之風尚今也是非失實廉既不可
盡信反啓能以爲飾貪之計此可爲長太息者矣臣謂剛
例之治非例可拘救時之急宜矯其偏以臣愚見今後巡
方復　命所應題薦在方面必其苞苴不入在有司必
其絲粒不苟仍照參劾之例自註曰如某官者宜照廉例
紀錄其他稱能察才等語不許仍前混列以爲掩飾藉口
之地由是風聲所布耳目一新天下曉然共知　皇上
奬廉懲貪之至意而守道不阿之士庶幾相勉於有成所
益於世道人心非細故也此法果行諸臣亦各有良心當
秉筆對簡之時若仍欲註貪夫爲良吏事相反則情不容

遁例歸一則詞無可支念前慮後有不待　皇上天威懲治知其泚然汗下矣不然能吏之譽不已恐巧官日以得意而貪風未可盡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天語嚴飭附入憲綱將見　皇上德禮之化由以日新而諸臣廉潔之行可以蔚起矣

請勸清吏以勵循良疏　順治十六年　田六善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田六善謹　奏為請勸清吏以收循良之效事臣惟清濁者人品之分途勸懲者　朝廷之大法然懲猶繼乎勸而為言者也今日貪風日甚處極重難返之勢不得不嚴懲以儆然懲之雖嚴其弊日巧密廉恥漸至於不可問惟懲與勸並行則今日雖不能必人之自為勸而行之既久人將見清吏之可為黽勉自持亦可不懲而自勸於以上登至治不難也今州縣未嘗無勸矣

緝拏逃人則有勸輸銀輸粟以及開荒完糧則有勸夫民之安危原係乎吏之清與不清而所以勸清吏之法未嘗議及也督撫亦未嘗無勸矣州縣能拏逃人則彼有勸州縣能開荒以及完糧等事則彼有勸夫吏之清與不清原視乎督撫之公與不公而所以勸督撫之法未嘗議及也且緝逃開荒等勸是賞能也輸銀輸粟等勸是賞富也何如得一清吏之為有益乎且州縣有功督撫皆積累以為己功為其能督率也何如能使吏無不清之為有益乎夫督撫之不得薦舉不過謂其有虛文無實用然參易而薦難此後督撫將每歲參數人以塞責至於吏之清不清則亦漠然視之而已矣伏乞

勅下督撫不得效平常薦舉習套止查地方歷年所得清吏果有幾人一一開報祈

皇上記名左右以憑優擢並祈　勅下該部或一

年或二年類查各督撫地方有清吏五人者如何褒嘉有清吏十人者如何優異無清吏一人者如何處分庶人人自奮治道可興然行此有五便議此有三難不可不講也何謂五便清吏勸則飲冰茹蘖之人謂人雖榮華己雖冷落然公道尚存聲名尚美則持守之志益堅一便也清吏勸則不在清吏之數者謂己即有緝逃輸賑等功操守尚未見信白簡可畏矣誰敢不力自濯磨二便也清吏勸則

皇上憂吏治之日壤求其人而不得者今後可以知某省尚有清吏幾人以驗吏治之修廢三便也清吏勸使天下曉然知　國家之勸有能者如彼勸有德者如此風俗可以丕變四便也至勸清吏兼勸督撫則督撫向日謂清吏之無益於己摧殘怒罵令廉介之士寒心者今見清吏之萬不可無則必卵而翼之覩而愛之矣五便也何謂

三難議者必謂一勸清吏則其餘之不清可知也無以處
乎不在清吏之數者一難也夫今天下果皆清吏乎與其
不勸而涇渭不分何若勸之而使有清名者知勉無清名
者知戒乎議者必謂一勸清吏恐督撫依舊受賄徇私二
難也夫不有巡方之五察乎巡方之在地方雖不如督撫
之久然以察督撫所薦之虛實則甚易不公不明為法已
嚴督撫亦何肯以一己之功名為他人之地步乎議者必
謂一勸清吏恐錢糧等事未必能無罣礙三難也夫周官
六計弊吏總貫之以廉則清為官之要務明矣平常加級
紀錄皆可抵算罰降豈一塵不染之吏為　皇上愛養
斯民獨不可加級紀錄並受　殊恩乎茍行者力致其
五便議者不惑其三難將見廉恥可興名節可振循良之
風不讓前古矣臣工幸甚天下幸甚

請嚴逋抗以除民累疏 順治十六年 袁懋德

兵科右給事中臣袁懋德謹 奏為撥補久沐 皇恩逋抗實為民累伏乞 天語嚴飭一體追完以甦窮黎以足國賦事竊惟國家立法首重愛民百姓安生要期有賴未有以如天 恩與欽恤流亡而令佃棍把持抗拒以至歲課不敷窮篤坐斃者也臣生長畿輔聞見最真敢為我 皇上披瀝陳之我 皇上因通州香河漷縣等各州縣圈佔之後民不聊生故查腹內如德州興濟靜海等處關外如保安延慶永寧懷來等處凡裁革衛所及入官一應地土撥補使失業之民得有恒產 皇上生成浩蕩之恩小民莫不舉手加額祝頌無疆矣但所撥之地遠者七八百里近者亦三四百里彼處既無房屋以棲身又無農具以資用勢不得不仍歸舊佃若舊佃平心公

道量地輸租使撥補之民得所資藉以辦差徭之用以供糊口之需豈不交相得而兩無負乎孰意近年以來則有大不然者查得撥補佃戶非衛所之刁軍即原佃之悍輩也性成習慣事熟人頑百計刁難乃其夙智況有積棍衙蠹交結把持將多作寡指稔為荒刁捐橫挽誠難枚舉且路隔數百里往來之資斧維艱或多方借貸以往而逐戶催求沿門持鉢奔波勞碌計所得之錙銖不足供饔飧於朝夕矣且聞有地主苦錢糧之無措畏積欠之難償流落他方經年不得歸者有背糧已盡饑饉焦勞束手無策竟客死於道路者有欺其伶仃孤弱而痛遭其毒打者有興詞搆訟告訴經年而飄泊無歸者種種苦情鄭圖難繪臣思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撥補既在所屬則撫恤自當一體乃地主索討無策奔告求追該管有司不至十控而九銷

則必始准而終擱求其照數以追不使饑寒於吾土者未聞其人也或有哀控院道批行查追而承票之蠹又欲四六扣除及饜其所欲而此票又朦朧銷繳矣嗟嗟失業之民何不幸而至此極也伏乞

皇上天語嚴飭該直省撫按凡所屬州縣撥補地土令該管有司加意體恤不許舊佃捐勒留難如有佃棍抗阻該有司徇縱不追者該撫按指名題參庶撥補之窮黎可以永沐 天恩而國賦民生兩有攸賴矣抑臣更有請者查通州香河漷縣等處有剥船以運漕糧最稱苦累我

皇上軫念民艱每船一隻撥地十頃以供修艌食米之費俱補於關外宣保等處久經該管道廳公平酌議每畝租銀一錢七分詳戶部允行在案近年以來佃棍刁捐埒於撥補致令小民賣妻鬻子以應運而佃種者則安然以食其利甚非情法之平

也查此數州縣向有堤淺夫一項苦差其工食銀兩奉
旨於真定府協濟繼因協濟不前差累難支曾經倉臣
條議將此銀兩歸入考成令真定府按期解交通惠分司
於堤淺上工之日按名給發至今遵行公私無礙臣思剝
船之累甚於堤淺而撥給之地遠隔關外與其跋涉間關
經歲月而不得以致運務難支何如比較協濟之例令該
管有司照數徵完依期解交各該領運州縣按名給散有
違限者照例議處則運務得以無誤而小民不致有流離
之苦矣

請沛恩澤明賞罰廣鼓勸疏順治十六年　姚延啟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請沛恩澤以收人心
明賞罰以肅衆志廣鼓勸以振軍聲事竊見島嶼小醜輙
敢乘虛突犯深入內地不過恃舟檝之長技乘風濤之便

利狡焉狂逞然而遠離巢穴勢不能久飽掠思颺寇情懈怠此正天亡之日也我　皇上特遣禁旅指授方略天戈所向自當殲滅無遺臣義憤所觸殫心籌畫仰佐宵旰之憂惟　皇上留意焉何謂沛恩澤以收人心一曰緩逋負　皇上御極以來深仁厚澤久已淪肌浹髓四海歸心矣邇者因度支告匱清釐錢糧節年積逋欠至四十餘萬有司畏於考成督責追呼不遺餘力甚至有民閭完新而官以抵舊賣妻鬻子究竟不能結局者貧民皮骨俱盡而敲扑徒煩前逋未清後逋又積居官者既無出身之望為民者喪其樂生之心窮則思亂與其追之無益於國課而適足以斂怨何如寬舊徵新大沛　皇上浩蕩之恩也至曾經賊之處尤望　特恩早蠲積逋以宏軫恤之仁否則殘破之餘又苦追呼必至戶口逃亡窮民

皆化而為盜賊其所失豈特區區積逋而已哉一曰寬脅
從　皇上代天臨民誰非赤子自海逆弄兵以來沿海
郡縣疊罹寇患使防守將弁及有司官果能僇力同心何
難攖城固守無如將領平日不能先事預圖有司平日素
無善政愛養一旦寇至手足忙亂各思自保妻孥文武將
吏先已解體投戈滿城百姓誰不寒心喪膽臣謂失事地
方若將領有司能守而不軌之民潛通賊寇賣城謀叛者
此則罪不可赦必察明為首為從之人明正典刑以儆將
來若文武官員不能倡率士民先無固志因而百姓惶懼
開門納寇者此則罪在將弁有司不得概責小民以失守
之罪也竊恐大兵到日玉石俱焚若不分別逆順良民必
遭屠戮伏願　皇上推天地覆載之仁哀憫小民受賊
驅迫勉强從順實非本心　特敕大將軍督撫分別逆

順勿濫及無辜以照　皇上好生之德則數百萬生靈
孰不感泣歡呼共祝萬年有道之長耶萬一誅殺太濫遠
近聞之必皆震怖惕息一遇賊到愈加烏驚獸駭是驅之
使散矣失此緩通寬脅二者雖屬書生迂濶之論然人心
既固賊勢必不至蔓延實根本之先着殄寇之要策也何
謂明賞罰以肅衆志白及在前將使之冒死衝鋒外寇雲
集欲責其登陴誓守此宜以信賞必罰激發其忠義之氣
今失事者未必罰而敵愾者未必賞則士氣沮喪恇怯不
振每遇賊至弁卒望風先退官民靦顔納款夫今之督撫
即古之大帥也用兵之時可以便宜從事有功人員宜立
行題敘不拘文武生員及在籍縉紳如有能保守一城一
郡及殺賊破敵自効者生員百姓即與優錄在籍縉紳即
加陞擢廢棄山林者即爲擧用如犯罪革降者即議湔洗

其奮不顧身以死勤事者本人賙恤仍錄其子孫誰不感激自勵至於偕進迎賊及為賊通線買米助糧者立行顯戮如此則衆志成城三軍用命自然勇氣百倍戰守皆有所恃矣何謂廣鼓勸以振軍聲欲滅海逆必先練水師與備戰艦昔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令操舟者使船如使馬而後可以制勝今濱江沿海之民習於舟楫者正不乏人或饑寒所迫販鹽行劫亡命於波濤之中不加招徠必為賊用而戰艦絕大者為水船其小者為烏船及八槳船工費浩繁非搜括舊欠所可累全取辦竊謂水師宜倣

盛京招民之例有能捐資招募精於水戰百名以上者督撫親試其技藝飛篙運楫扒檣跳柁果皆熟嫻即與題請授職其有能傾家輸納數千金及數百金不等助造船艦費用者亦為分別敘錄或犯罪流徒以下亦令輸助免

罪如係本身所犯酌量議減其非本身而家屬連坐者果
能急公慕義不妨竟與請銘以示　朝廷法外之恩將
見水犀精甲踴躍成群艨艟巨艦指揮四應可以投鞭斷
流揚帆萬里矣以上數款或為根本之謀或資戰守之備
伏見今日人心不固衆志委靡軍聲怯懦臣蒙　皇上
豢養有年恨不能荷戈執殳効死行間敬瀝草野之愚忠
仰贊　廟謨之一得伏望　皇上鑒宥採擇

請詳督撫會推之法疏順治十六年　徐　惺

禮科給事中臣徐惺謹　奏為督撫簡任最重會推立法
宜詳仰請嚴核　廷推以收實效事臣惟循名核實者
臣子之職分用人行政者人君之大權故有賢必舉有能
必錄無不簡自　宸衷獨督撫為封疆大吏簡任何等
鄭重顧可聽其僅循會推故事止列一二人挨序資俸漫

無定評致　皇上有求才不足之慮也臣辦事垣中見
諸臣會推屢奉另推具奏之　旨仰見我　皇上慎
重督撫不輕簡畀誠以督撫為百僚之綱領源正則流清
關係最重一不當其人則貽誤封疆吏治民生究將安賴
今大廷會推挨資序俸與司道無異且限於成格開列不
過正陪各一人推舉漫無確行若謂資俸為應挨即是廷
推之故事宜乎　皇上其難其慎未即得人也臣伏見
　皇上萬幾宵旰大綱獨舉凡科道巡方吏部司官學
道諸臣尚蒙　皇上親裁豈獨不可行於督撫耶臣請
自今除　上諭特簡外凡九卿科道會推督撫應照會
推固山事例開三四員或五六員詳註年力人品與歷任
有聲履歷事實列於會推本內其在內經推各官現在輦
轂伏候　皇上親召裁用在外經推各官請　勅部

臣詳察履歷事實如某由歷任推陞由京官外轉其在任錢糧完過若干某刑名案件奏報若干某會經某事薦劾參劾一併開呈御覽恭候皇上簡用總之簡任出於宸斷資俸不能揣摹俾諸臣聆天語之面飭感隆恩而圖報倘或諸臣既受簡命始雖惕厲末路改操則內而部院諸臣之甄別與科道糾參外而督撫按互糾惟祈嚴綸中飭著實舉行以無負皇上慎簡至意則澄清可收實效會推不為具文綱領肅而吏治民生有攸賴矣

政輔調燮宜施疏 順治十七年 李振宜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李振宜謹 奏為政輔調燮宜施以弭災沴事臣近讀 上諭痛加刻責想天下蒼生莫不淚零況朝臣子當有愧死者矣但 上諭內興革責之部院從奏責之科道而內閣諸臣反闕焉未及臣請得而備言之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云天工人其代之是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且古有不問傷人而問牛喘者明陰陽之不調宰相責也至於因水旱而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往往見之史冊矣夫天下事惟宰相得言之倘用一人不當則一方安危係焉而識以人事君者豈容默默箝口乎或行一政未妥則天下治亂關焉而知言無不盡者豈肯悠悠從事乎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

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中有間不容髮者
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矣身居密
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宰相亦何嘗之有一切凡人皆可
為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今日天下大事莫過兵戎
錢穀內外章奏或有然眉之急勢如風火者亦必待各部
之議奏曠日持久及其議覆不論當與不當又皆依議矣
臣因思內閣諸臣　皇上皆加以六卿之銜原非虛寵
以名位而實求其顧名思義無忝厥位況內閣諸臣由六
卿進階者強居大半豈在部之時猶知部務改頭換面遂
罔忘卻耶臣讀　上諭云十二十三年間時有過舉夫
皇上親政以來憂勤惕勵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
也　皇上既以為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
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

時不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　皇上之修省而感格
宰相不言且為萬世之憂必盡破從前之積習而改圖倘
　皇上原禁其讜言危論自今以後敢祈　皇上虛
懷下問以收其嘉猷嘉謨之實效　皇上業以心膂股
肱寄之矣而內閣諸臣猶然畏首畏尾空空無遺或避市
恩之嫌或以文具自便徒擬票四五字以了宰相事業則
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享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
君恩曾不若懦夫之知立　皇上優待大臣縱不加以
譴責清夜捫心恐有難以自慰者矣

請立大本以圖治安疏順治十七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欲求治安長策必
先立國之大本以成交泰之實政事臣聞天下大器也置
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又聞古人之言曰創業難守成亦

不易是以古之帝者兢兢業業不敢稍自暇逸而又篤念
小民稼穡艱難至於君臣之間動色相誡咨嗟反覆以丁
寧之然後順天道合人情垂謨著訓以爲後世法則至於
數世子孫蒙業而安猶得以食其福昔太公望之告武王
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詩曰上帝鑒觀求民之
瘼由是觀之順人心即合天意欲太平永保惟在人君修
德行仁始終不懈以仰承天眷而已我　皇上以聰明
睿智之資撫定天下兵不血刃荷　上天之眷至厚也
蒞政以來革除弊政愛育黎民至仁也當此開瓶方新之
時夙夜勤政惟欲使天下之人各得遂生復性然而今天
下百姓未盡和樂兵馬未盡練習吏胥猶多奸欺士風未
見篤厚賦役繁興財力匱乏是以勞　皇上焦思每見
於詔誥諄諄也今又天時亢旱虛己求言臣以爲天下未

臻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　勅各衙門據實條奏無不竭其芻蕘願獻忠藎　皇上日月之照擇其有當國計民生者見之施行而其大者尤在君臣同德凡有大政事祈　召見部院等官如人才進退吏治賢否民生休戚典禮因革軍需有無刑法得失章疏所不能悉者　面加諮詢協於中道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象若羣臣進奏尤必求為長久可行之計勿為一時補苴之謀必共尚寬大平易之術勿為刻薄瑣屑之計立綱陳紀竭智盡忠期於軍民得所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和人情立大本以成交泰此久安長治之策也

敬陳時務八款 順治十七年　姚延啟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恭遇　上諭求言敬
陳時務俯盡臣節仰祈
　皇上特簡俾長諫垣數年以來不能直談時政闕失
為　國家興除利害常懷溺職之耻伏讀　上諭因天
旱災變引咎省躬令羣臣得極言時事寬其忌諱臣不覺
感激涕下曰有此　堯舜之君而臣等向來不能直抒
讜論依回兩可畏禍瞻顧萎薾成風良可羞也臣謹摘時
務中有關　君德有裨　國計民生者列為八款伏祈
　皇上垂察焉一建言諸臣首宜優恤也言官之設原
以補袞拾缺為職若止糾繩臣下而不敢匡弼　君父
則唯諾盈廷何貴吁咈唐虞之世猶曰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今　上諭所云十二十三年間有言官處分者如李
開生李䄄等戇直犯顏業已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

准散胥歸葬家口還鄉仍加優恤以彰敢諫之忠魂以昭
特園之盛事其餘流徙降革諸臣亦各加存錄次第擢用
則海內無不鼓舞稱慶從此忠鯁之風翕然丕振不致徒
以脂韋容悅為保身家祿位之長策矣一刑獄宜復舊制
也　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曉然知所趨避今屢奉
上諭增改律條耳目惶亂夫　皇上懸拾兩籍沒
之令原為懲貪然法愈嚴而貪風不止今又改為席北大
貪大惡反漏網於吞舟之魚　皇上因民間玩法者衆
故增杖罪罰贖之例今貪污官吏反借此以害民贖鍰盡
入私囊愚民不知怨歸　朝廷　皇上欲警徇情之
官將承問不公者概擬大辟立法太重此後刑官承風布
旨欲免己禍枉入人罪以刻為明以殺為威怨咨之氣上
干天和此尤近日旱魃之所由致也伏乞　皇上沛然

更始除去新法盡復律條則天下歡呼解網　上帝必
立降甘霖寶祚必靈長永久矣一錢糧催科不宜太急也
天下之民有圈地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
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縴夫之苦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藩
府朘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没之
苦又有水旱不時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豐裕也
今不問疾苦概責之以十分之錢糧而此外又有私攤私
派或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陳德兵馬經過勒派車
輛即踰四萬餘金如此之類過於正賦者不知幾許矣近
日閩浙用兵百姓攤派之苦供兵供馬解草料解釘鐵解
油炭解船木桅木行齎居送十室九空目前急務謂宜起
徵現年將帶徵者寬緩以示　朝廷軫念民艱之意至
於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在　皇上厚下安宅之

仁非臣愚所得臆揣也一有司人才推折急宜從寬久任也考成之法專以催科為主郡縣廉能之官留心撫字地方受載者皆以考成拖欠一筆勾之一家哭且為一路哭矣夫錢糧積逋非因地荒民窮即由前官遺累雖使龔黃復生亦不能立起沉痾地方留一賢吏民心尚有所係今不敢多舉摘其治行尤卓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華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州知府袁國梓紹興知府王廷議湖州知府劉愈奇等皆有守有才表表著聲錢糧舊久不完概令謫罷小民扳轅涕泣莫可如何

皇上欲開久安長治之業須重愛養百姓之官臣愚以為凡考成應降應革者乞 勅撫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愛戴輿論稱賢不妨特疏題留帶罪任事則久任廉能可以免更易之苦黎民得所怙恃疆圉可以奠安矣一兵

餉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也今户工二部錢糧日絀即 内帑所積能有幾何各處新舊大兵月餉歷欠動至半年呼庚呼癸苦無以應水衡金錢與其耗之於神宮梵宇何如儲之以飽騰士馬賑恤饑荒伏乞 睿裁酌其可緩者停之其萬不容已者亦乞 勑部因舊增設不得分外糜費省一分即留無限脂膏節一毫即養無窮命脈昔漢文帝欲造露臺而惜百金之費以為破中人十家之產故能馴至殷富府庫充盈海内乂安前事可為明鑒也一邊防亟宜整飭也方今中外一家九邊息燧 國家專意蕩平南方小醜精兵猛將抽調赴征竊憂武備單弱猝有奸人窺見虛實風塵一動烽火徧驚安不忘危事須長慮伏乞 廟謨深思遠計無事而屢有事之防西方天下形勝尤宜未雨綢繆選將厲兵修城聚糧嚴斥堠

猾出入不得忽為迂圖以啟戎心一賢路不宜太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　國家之用故宋太宗見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轂中矣我　皇上屢次開科網羅賢俊超軼往昔而通者因士風靡敝以為多收不若約取遂將生童入學科舉之數減之又減大縣止進十五名科舉亦裁其半孤寒之子欲求一衿如登天之難竊恐讀書者日少既不為農又不為儒其抱才負氣者好勇疾貧必至棄詩書而為戎首聞近日南方盜賊多有廢書不讀之輩夫學校之設原為養成碩彥亦以羈縻奸猾伏乞　睿裁仍復三年兩次進學之例其鄉會中額亦再加擴充或比舊例稍減三分之一使跅弛之士不至於牢騷放廢挺而走險亦救窮之最要著也一服色不可不辨也歷代帝王創制輿禮衣冠之式原不必同但貴賤等威豈容無辨

皇朝定鼎十有七載君臣章服與官役弁冕不甚分別混
淆孰甚焉乞
皇上詔禮官博釆前代斟酌損益務於
大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體以為萬國觀光
兆民瞻仰尊
朝廷而重元首名分亦不患於褻越矣
以上八款皆臣素日懷之胸中者今幸遇
皇上頒布
德音求言若渴謹據實披陳伏乞
睿鑒
請復封駁舊制順治十七年　李振宜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李振宜謹
奏為垣城職掌宜明封
駁舊制當復伏乞
睿裁允行以收直言之實效以建
萬世之治本事我
皇上一日萬幾夙興夜寐寧有遏
舉獨是事故多端有可以行之今日不可以行之將來有
可以行之一隅不可以行之天下者倘以
皇上之可
否為依違待政事已行之後始紛紛條奏請收
成命

則　朝廷有反汗之嫌部臣已執奏　旨為定例矣
明知其不可緘口腹非不忠莫大焉臣請　勅下科臣
凡值發抄之日務詳加磨核少有可議即奏請改票縱其
議有不當再經　皇上推敲裁奪是誠已治而求其益
治已精而求其益精矣至於　上傳密本近來有不由
科臣而竟發各部者夫六部六科之設相為表裏原有深
意科臣既任耳目之官欲以不見不聞責其揣摩於冥漠
之途抑亦難矣況　上傳密本每經一年半載而後知
之及知之矣復以為　上傳密本拘忌展轉遲之又久
補救雖工行如流水嗟何及矣臣子狹奸懷詐徇情市恩
往往在閒暇從容之時若夫封駁胸中原無成見朝發科
抄夕上封事鑽營固有所不逮變態亦何能猝成是封駁
之制復而　皇上永無過舉各部盡洗前非矣

釐正祀典疏順治十七年　粘本盛

刑科給事中臣粘本盛謹　奏為祀典係治統道統攸關
恭請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事竊惟國之大事在祀神
人所共鑒臨甚盛舉也我　皇上敬　天勤民凡有
祭告不憚勞瘁必行親詣仰見我　皇上敦崇祀典之
至意臣愚見所及有祀典所關應行釐正者謹披陳以備
睿鑒採擇焉其一為北嶽之祀典當議也禮記云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陪祀　方澤見嶽鎮海瀆皆配
祭焉正與禮記相符書言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註謂恆山
也考廣輿記大同府渾源州有恆山水經謂之玄嶽其山
高接雲漢懸崖峭壁多產奇花靈草誠域中奥區也後俗
傳恆嶽之石飛至鎮定之曲陽縣詫為神奇遂移祀曲陽
夫渾源恆嶽表自唐虞允為北方重鎮是稱北嶽乃歷代

建祀止在曲陽篤言飛石實為荒唐不經載考石晉以山
雲與契丹渾源不在版圖迨宋亦未及混一仍祀曲陽亦
因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渾源於
四嶽為正北而曲陽稍在其東且建都於燕曲陽乃在京
師之南而渾源正在京師之北實為 國家藩屏且其洞
巖聳邃信神靈之所窟宅祐國庇民莫大於此既稱北嶽
而禋祀弗及允為缺典況我 朝統一華夏版圖益於
前代不祀渾源而僅祀曲陽尤為未協伏乞 睿鑒勅
部酌議釐正以明大一統之義於治理實有所賴焉其一
為周公之祀典當議也臣按道統者治統之所由開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究心 理學作君兼以作師太學釋奠
親詣行禮 皇上之崇尚聖學為天下臣民倡道莫先
焉然臣見道統之傳前明會典開載經筵致祭祀伏羲神

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於文華殿之東是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臣請就周孔之道而敷陳之今夫道統之傳無過六經周公制禮作樂最為明備而於易有大象爻辭之繫詩有豳風文王之什書有多方大誥之篇是周公之易象詩書禮樂以俟夫子之刪定贊修尤彰明較著者迨世道衰微而後孔子春秋作焉是以孔子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敘存心之統則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明道統之傳發明自周公而紹述自孔氏故性理有曰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臣前任洛陽李官丁祭之後於西郊祭先賢祠有周公像焉以伯禽為配而天下學宮未及祀周公學人雖有羮牆之慕無從瞻拜心竊疑之及考之書傳自孔子以前曰先聖先師皆以作君者為之如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

也是謂生都顧位没祭大烝至三代以末學校之制漸淪
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者
疑秦漢以來始有之如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
以來祀孔子於魯之始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
祀孔子於辟雍此祀孔子於太學之始元魏文成帝建宣
尼廟詔勅有司行薦享之禮此郡國有司各立廟薦享之
始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
時致祭此周公孔子各立廟之始至太宗貞觀二年左僕
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大學以周公為先聖孔
子配享於理未合又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
緣孔子追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請停周公升
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之此專祀孔子為先聖之始明祭
酒邱濬謂孔子道大不可加以謚號宜稱曰先師孔子此

以孔子為先師之始由此觀之昔之為君者政教之職不分故君而兼師之任後世以布衣任之乃獨有師之名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為天下道德之宗祟祀學宮已久今欲於學宮中置周公一位以遂學人瞻拜之誠又難其地臣再四思維孔子既獨得統於周公是孔子之聖周公傳之也傳聖之功與啟聖之功均當不朽請乞

睿裁勑部詳議自國學以及天下郡邑學宮酌立周公祠曰傳聖祠如啟聖祠例春秋致祭儀文亦如之查各學宮皆有尊經閣敬一亭或就此中酌議更可省費而通行也無論湮沉之久一旦舉行周公之靈來格來歆且孔子夢寐之誠亦默鑒而式臨之天下郡縣有司博士弟子入廟與祭者愓然觀感於周公孔子之道蒸蒸然敦忠孝之風釀詩禮之俗不難矣所係僅几筵簠簋之間哉臣按此二事皆於治

統道統有關　皇上舉而行之實萬世之曠典也

王命岳

密陳請海三策順治十七年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王命岳謹　奏為密陳請海第一本在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方事臣聞善用兵者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必不用我之所短以就彼之所長則今日辦海在謹持浪戰詳布置之方而已往者布置失宜兵將皆狃安城郭高居廣廈要害無駐鎮海下無舟師所造戰船皆在內地一旦興兵四面疾呼各港戰艦動費招攜兵馬陸行數日始達海岸我息已露賊備已完我勞賊逸我生賊熟宜乎未奏獲醜之功也今之布置臣請得借箸而籌之夫自漳州之海澄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必經海門山向者賊舟泊於山外我舟泊於山內土名大塗尾因岸上無兵護船并大塗尾不便久駐退入鎮城鎮

城去厦門殊遠賊始解甲高枕而卧矣臣按海門山與厦門相望海門山之左地名青浦青浦之左是謂鎮海衛則有城爲逆賊上岸往來通津此係漳州第一要緊門戶形勢可據往者棄而不守𣳬識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領兵數千據之而分駐一營於青浦青浦下砲則海門之外賊舟不敢泊賊舟適而我舟泊之則青浦之陸兵可以護海門之舟師海門之舟師又可以渡鎮江青浦之陸兵是海澄一路賊無日不防矣自泉州之同安縣地方出港以趨厦門則嵩嶼鼎尾排頭高浦石潯洒州劉五店一帶綿亘三四十里皆與厦門相望不需巨艘即扁舟可達嵩嶼者前撫張學聖過厦門之所也嵩嶼數里至鼎尾鼎尾有港鼎尾數里至排頭排頭十里至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潯石潯十餘里至洒州則賊築

城此地以牽制我師者沔州十里至劉五店之數處者無
處不可渡厦門而高浦為適中之地人烟輳集又有堅城
乃棄而不鎮反使賊得逍遙於沔州之澥臣又不知其何
解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兵數千鎮守高浦城則沔
州之形危又分一二大營於排頭鼎尾等處而泊舟師其
下則岸上之陸兵可以護岸下之舟師岸下之舟師又可
以渡岸上之陸兵是同安一路賊無日不防矣其分撥駐
守鎮海衛高浦城等處兵將者靖南王之事也分撥海門
舟師者海澄公之事也分撥高浦鼎尾各處舟師者副將
施琅之事也蓋王兵皆北人臣以為不宜輕試於巨浸之
中而水師用土兵則與賊共分其長也況黃梧於賊勢不
兩立施琅於賊讐深殺父皆足令獨當一面協力搗巢但
恐二人兵少宜以漳泉水師之兵將佐之如是布置已定

我數數戒師如赴期將渡者以疲之又竟不渡如是十餘次則賊之意懈而防弛然後度天時齊人力出其不意約束並驅一鼓而殲之直崇朝事耳至於居重馭輕則有請南王鎮守省城居中策應則有提督馬得功兵馬久駐泉州兵民相宜興化漳州各有城守皆足自護城池其餘港口照舊分汛則是我逸賊勞我暇賊忙此萬全之策而王者之節制也相機而動繫羣醜之頸而制其命如掇魚於釜而監其腦矣

又奏為密陳靖海第二本在知接濟之路并知接濟之物亟絕其所必需事今之嚴禁接濟者皆曰禁米穀則賊不得宿飽禁油蔴釘鐵則賊舟敝而不修似也夫米穀油蔴釘鐵誠不可不禁臣愚謂即日懸厲禁扁舟不渡賊固未嘗窮於用也謹按興泉漳三郡之米粟原不足供三郡之

民食往時皆待哺於高州米船自海口噴浪高米不至人皆量腹而食實無餘糧足資海上間有一二小舟載米蕎渡者或島中之民親戚相買糴然為數不多賊亦不藉於此賊之米糧遠者取給於高州十日可抵厦門近者取給於潮州之揭陽揭陽一日夜可抵厦門高州之米價賤於閩者數倍揭陽之米價賤於閩者一倍在粵東以隔省而禁跡禁跡則米粟源源而至賊又何資於閩穀乎油蔴釘鐵則日本之價賤於閩價一倍賊皆從彼販買即海邊之民亦時有接濟皆為數不多賊實亦不藉於此臣故曰即日懸厲禁扁舟不渡賊未當窮於用也臣採知賊所必需而平日皆取給於海濱一帶者獨火柴松楸二項島上多風草木不生樵爨之具必資內地而海船必用松楸燒底過三月不燒則蝛蟲蠹食一點砲碎裂矣故禁柴禁楸事雖平

常而策中要害不可不留意也臣按鎮海衛之左有井尾港亦曰南河溪子青浦之內有方田港此二港者漳州地方接濟柴楸之所也鼎尾港則同安地方接濟柴楸之所也海濱綿亘數百餘里獨三處應防者蓋有港處所則逓港通山出港通海山出樹木扁舟夜行接濟為便日者督臣具疏深以數處接濟為憂誠非無見而然倘蒙皇上俯採臣言鎮海衛設大將一員以窺厦門而分遊營於青浦嚴行稽察則海澄之山木不得出海矣仍設一營塞井尾港之口嚴行稽察則漳浦之山木不得出海矣高浦城設大將一員以窺厦門又分遊營于鼎尾嚴行稽察則同安之山木不得出海矣併米粟油蔴釘鐵計亦無能越此而飛渡者其餘興化福州濱海地方但有港路通山皆責成汛兵嚴行稽察今行禁止寸木不下數月之內賊必

折屋而炊屋盡火滅內變必起楸絶船朽立見胥溺至粵東與閩接壤尤望 皇上密飭該督撫嚴禁高州揭陽二處海糴絶其餉道而粵東海濱有港通山處所悉宜劄兵以遏柴楸下海薪米俱絶舟楫頓撤島上之衆其棄甲揚帆來歸者可計日俟也至於海濱有港之山理宜封禁居民只許零星採爨不得販賣全山嚴行巡緝如有積薪積楸足至一舟者治其罪此又絶積薪之源頭不可不講也

又奏為密陳靖海第三本在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詭用反間之術以攜賊心事臣按廈門雖屬海島原係賦稅之地明末生齒日繁有徒自我 朝開疆入閩閩之士民樸者以農秀者以仕獨廈門一區為賊所踞島中士民不見天日者十七年賊之虐政有甚於虎民思出穴如避湯火

柰鮮舟楫又牽眷累衆踵內向呼號涕泣望 王師之至不啻雲霓近聞鄭逆故倡浮言謂大兵過海海上之民男殺女掠畜無遺種此其意不過欲堅島民之心俾不至內變相戕耳臣愚謂當發 德音以破其詭乞 勅濤王督撫將帥搗巢之日但操戈者殺無赦其餘并屬悉係難民男無戮女無俘仍令大宣 皇言使幽遐畢聞此以示 王者之度量亦收拾島上民心之一大機括也

又鄭逆所部偽將皆南人脆弱難用近收叛將馬信李必王戎等號曰北鎮又有浙寇如張煌言廣允升阮美楊袁瑞等係舟山之餘孽楊復葵羅縕章葉有成等係張名振之遺氣騎馬操弓與我技同賊實恃此以為勁旅然而南鎮富北鎮貧彼此猜忌嫌隙易生獨以曾奉 勅諭馬信李必等罪與鄭逆同在不赦之條自知投生無路故遂

死心向賊所謂困獸猶鬬何况於人也臣愚謂宜　勅

浙閩二處總督募人能說致叛將及北人來歸者許以官

爵俾到海上宣諭　上意果能擒逆自贖不惟免罪且

加爵賞則北將之心必揚使鄭逆殺北將則已去吾毒使

北將殺鄭逆則吾事已濟豈非用兵之神機秘策乎但此

議尤宜慎密一有洩漏則吾計不行而賊黨之心益堅無

反戈回首之日矣

皇清奏議卷十四

東南綢繆宜豫疏順治十七年 衛貞元

巡撫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衛貞元謹奏為海賊殲滅可期江城綢繆宜豫密陳末議仰候上裁以鞏封疆以資戰守事臣聞見機而豫者上畧也審勢而圖者中智也愚變而應者下策也若先事不能治當事不能謀後事不能勵則柰何以皇上封疆斯民性命為孤注乎往不具論即今者大兵進勦小逆潰奔靖江海而縛鯨鯢定在旦晚間然臣綛綛然竊有過計者葢以波濤莫測舟楫難通果能焚其巢而殄滅乎果能盡若類而俘馘乎恐毒益深焰颷必發果能搤其喉而俾勿張乎果能制其命而俾勿逞乎則夫思患而防臨事而懼補牢曲突正今日所當急議也臣復聞軍政再赴會城詢戰守之機

宜關燬焚之廬舍瓦礫悲涼人民冷落而知將士多故營伍其未釐理也船械未除擊刺其無所資也倉庾告匱險要疎防地方仍多可虞倉卒仍無足恃也夫江甯為東南之都會實係東南之安危既不能早計夫綢繆又不能急商乎補救其何以奠疆域安人民而舒我　皇上宵旰之殷憂哉臣用是不揣固陋敬陳四條惟我　皇上採擇而舉行焉

一選驍將萬國之守繫於兵六軍之命懸於將易言長子詩咏干城良以選將之當慎重也茲察江南督撫提鎮各標以及各道各營諸將弁失機失守者見行拏究供職在官者半屬衰庸赳赳桓桓指不多屈矣脫有緩急試問衝鋒陷陣者誰乎臣愚以為武將與文官異必其生長邊陲諳嫻戰陣氣質自壯膽略自雄如山陝邊等處之人是其

選也似應請　皇上特勅該部容西北各邊陸上著將領擇其勞績著聞年力少壯者急議選除用實營伍仍許以各帶内丁若干名將見大江南北皆投石超距之猛士旌旗頓變壁壘重新縛此游魂易如反掌又何守土保民之足云哉

一防要汛設險所以守國得利迺能勝人明乎地方之當阨要也竊察江南重地傍海者莫要於崇明而吳淞次之濱江者莫要於京口而瓜洲次之今固山劉之源駐劄京口鎮臣梁化鳳駐劄崇明已屹若兩長城矣近督臣議以總兵楊捷劉芳名往鎮吳淞星羅棋布似得勝算而瓜洲一城則尚未遑議及也脫賊由海入江循北岸突犯亂攻其孰能禦之夫瓜洲為江窑門戶似應請　勅下該督撫從長酌議或分新到之鎮臣專防或分撥江之標營移

鎮務得重兵大將與京口互相聲援再議傍海與濱江一帶地方某處與某處接連某處與某處呼應若緩急失援失應者罪無赦俾長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顧骨節皆通而盜賊其仍敢狂逞乎

一備戰具我　朝堅甲利兵戰勝攻取亦既收黔定滇無敵於天下矣又安有戰具之不備而議修乎然賊之出沒在水我徒以陸禦之可勝而不可滅也則夫追奔逐北絕類覆巢誠非造船與製械不可似應請　勅該督撫酌造大戰艦若干小艦若干並造鈎鐮長槍若干其法以大艦居中小艦張翼遠用砲矢近用鈎鐮即水手篙師皆披重鎧銜擊相輔大小相連彼失其長我必得勝矣若陸戰則鈎鐮長槍更覺便捷蓋賊之所恃者被也滾牌也大刀也兵及未接滾牌可以當箭兵及既接大刀可以砍馬

是彼反得狡計矣茲議夾用鉤鐮佐我弓馬直前攻刺所向必靡則彼之牌刀皆無用而我之弓馬可長驅是制人而不制於人之法也議者造船製械費用不貲錢糧何出夫與其無備而供盜掠曷若預計以壯軍威守土保民費豈得已或動正項或議酌派未為不可也

一厚倉貯省會紳士兵民以及工商伎藝等類數逾百萬誠各省綱領而天下貨財淵藪也惟是人多柔脆俗尚奢華飯稻羹魚佩香服綺訊其終歲之計隔日之糧不特貧者鮮蓋藏即富者亦煩交易非一朝夕之故也再插在省倉廒專貯屯米歲收僅十餘萬石歲出數反過之夫以兵民百萬之重地而公私皆匱將何道以永保久安乎孜海逆圍犯時各倉如洗賴各官極力措辦僅免呼庚而民間餓死者以千計轉徙者更無算然猶幸督臣西北禦賊東

南通羅故無食者稍獲救濟倘賊阻我東南斷我糧糗此城內百萬生靈其能甘心待死乎似應請 皇恩准將江寧漕糧歲留十萬再將省會各衙門自理贖鍰盡數糴穀其漕米着倉司管理糴穀委府廳收貯無事則出陳易新以生息有警則發買發賑以救民將見倉儲充溢閭閻無饑殍之憂士馬有飽騰之賴民心以固兵氣以揚省會固而東南安積貯在一時利賴在萬世矣

以上四條臣聞見最真諮詢頗確故不禁為補牢曲突之計亦欲見機而豫審勢而圖以稍盡犬馬微忱伏祈

睿鑒採納施行

詳陳救荒之政疏 順治十七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詳陳救荒之政請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脈事竊照堯水湯

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救補
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
南江北尤甚昨歲遺水今年遇旱及今之時不為救則百
姓流離死亡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地方民皆
剽悍膂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於此然民非樂為盜
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饑
餓其强壯者則挺而為盜矣設法以賑救之民命得延盜
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寬延月日者謹條列
其事於左

一蠲租領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此
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敲扑踏勘災傷分别荒之分數請
旨蠲免其官員參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饉荒政十二發財為先 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查給發以救嗷嗷待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即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如按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畎畝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道二臣姚延啟顧豹文已俱有貸漕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為民者食

之所自出也賑民即所以足食請　勅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户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册以待秋成一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内災傷野無青草出糶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勅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賤地方歸而減價平糶於民米價不致騰踴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册分别褒奬審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冠帶者有請旌表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勅書以奬勸之者則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　勅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勸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為利來一抑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糴不出外境之興販者裹足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　勅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貸贖鍰積穀原為防饑而年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內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二

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為例則費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　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勚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為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　勑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誠悃祈禱不得仍前視為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

一勤收葬以廣　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為收埋使為烏鳶狗彘所食為民父母亦獨何心宜　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為收葬疾病者醫藥之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

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户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下雨耕種
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　勅有司省
視或令富户借具於貧民而令貧者為之出力耕種以補
之或官為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民得
共慶於西成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
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之父
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今所
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收成之後仍令各還
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口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年令民
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

胥吏因之為利請　勅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
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賤時糴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
耗利赤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嘗管其出入有司
勿預則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酌以時勢
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遺意也伏惟　皇
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之政今
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　勅令該部速
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
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
一日則民生受一日之福矣
敬抒管見四條順治十七年　孫廷銓
吏部尚書今降三級臣孫廷銓謹　奏為遵　諭陳言

敬抒管見事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恭讀 上諭引咎省躬實心圖治悔隱微之失開直言之路令部院等衙門據實條奏直言弗諱以補闕失雖堯舜之聖明光武之智勇無以加此甚盛德也第臣愚昧無以仰副 至意謹竭一得臚為四款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養廉恥古者刑不上大夫言大夫為四民之表帥必素有以養其廉恥之心而後可以漸化導及下也近見內外滿漢各官一掛吏議拏送刑部者其罪之有無尚未經詳明即加刑訊雖曰所為不善刑辱其所自取亦何足惜然於養廉恥之道似有未得臣等竊以為除謀反叛逆等項大罪即行拏問審真正法外其餘別項情罪不若先行詳覈明白果係情真方行擬罪蓋人至貪私壞法良心已滅及見 皇上仍加之以禮貌而不欲遽使同於庶人

則感激之心必生其愧悔之念如此則於法既無虧而又以廉恥之道勵士大夫庶風化紀綱兩有裨益其關於

皇上道德齊禮之初心非淺鮮矣

一曰寬考成有司牧民之官也上關　國計下保民生最為緊要自錢糧考成頭緒繁雜以致降級革職者一歲不可勝紀人材摧殘催科酷烈為吏者止以考成為慮安問百姓之賣兒鬻女耶亢旱災疫鮮不由此臣等以為錢糧係軍國要務催徵自不容緩但四部銀米物料款項不一每件分為十分考成則處分頭緒太多顧此失彼終日救過不暇今莫若將考成則例　勅下戶部再詳加考訂酌量寬減上不至於虧　國課下亦不至於詘人才加惠百姓仰答　天和其於吏治亦有裨益矣

一曰慎名器查總督巡撫皆職司封疆責任重大自非湯

平定盜綏輯兵民餘俱不足以言功近如捐助賑濟究濟
等事應加級者皆得加銜如加侍郎尚書宮保銜者固
朝廷優示鼓勵之意但爵賞原以待有功而宮保尤以
畀有德夫以重臣如督撫而止就區區微勞驟膺卿貳宮
保之職當其任者奚不圖小功以邀大位後誰肯竭智畢
忠於封守之大計乎如有封疆大功又將何以加之耶今
後總督巡撫除軍功考滿應行加銜外餘如捐助等項止
應酌量紀錄其加級加銜應一概停止庶名器不濫而重
臣亦自奮庸矣
一曰儲人才古語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言儲才當豫也
今滿洲子弟俊秀者正不乏人科甲既停學問益寡殊為
可惜稽之漢代都門羽林之士皆誦孝經識以經學為人
才之本教化之原也目今從龍之彥固自多人深恐後學

不繼致令有乏才之嘆令查國學內每佐領下止有一人
肄業似屬太少令酌量每佐領下再各添一人共作二人
史選老成敦大通治體明經術之臣以為之師務得曉暢
大義以備　國家之用數年以後將見人才濟濟而文武
之選皆得其人矣以上四款皆臣知慮所及或有關於風
化或有切於政事雖言之未必盡當而不敢不竭其愚誠
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籌久遠以固根本疏 順治十七年　李振宜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李振宜謹　奏為府庫已竭兵革方
興伏乞　皇上神謀獨運以固根本事夫今日之財賦
盛於東南而今日之財賦竭於東南如雲南兵餉以千萬
計閩浙兵餉以百萬計雲南初服　皇上既委之平西
王令其便宜從事論該藩之兵力原厚而滿洲綠旗兵丁

復屯以數萬計滿洲兵丁更番往來不獨雲南困矣從此
至南閩歷數省供應夫船米糧草豆所費不貲而數省皆
困臣以謂雲南當先守禦而後征勦守禦專任之平西一
藩而該省滿兵抽十分之四五駐劄湖南相機接應夫滿
洲披甲皆　皇上之豐沛子弟顧乃使之疲敝於深峻
幽瘴之間豈不可惜且湖廣襄陽一帶山嶺逶迤聯接秦
蜀閩尚有明末餘賊數十萬盤踞其中羊腸鳥道莫可誰
何滿兵駐劄湖南一則為雲南援臂一則為湖廣犄角形
勢甚為足恃至鄭逆游魂為閩浙江南三省之患此三省
者財賦大半所出今大兵入閩擣其巢穴夫彼之巢穴固
不止廈門舟山等處而船即其巢穴也閩浙造船且無論
其累民而我之兵馬固利於陸戰縱使之乘風破浪不顧
萬死以前驅而性命全寄於篙師水工之手臣風聞鄭逆

奸細逼在閩浙腹內之地倘陽為應募而我兵入其轂中
風水騰踴弓力莫施鄭逆復引而他之則以彼之逸待我
之勞猶可說也倘敢于逆顏行誠可寒心臣以謂閩浙江
南亦當先守禦而後征勦閩之漳州泉州興化福州浙之
溫州台州寧波杭州嘉興江南之崇明江陰通州鎮江凡
十三處或用總督巡撫提督總兵都統章京每處專駐一
官各配精兵四五千馬居其七八紅衣砲數千枚大樂克
敉其中永為重鎮計三省之兵不過五六萬犬牙相制聲
息相聞絕其上岸之路則鄭逆掠無所得斃可立待其餘
閩兵如係滿洲掣回旗下如係綠旗從前原有虛冒只將
現在者抽其精銳分配各鎮如是則要領既得兵餉漸可
寬裕臣言茍可採擇伏乞　　密勅兵户二部從長酌議
簡料兵食以圖永遠但閩之撫臣徐永禎浙之督臣趙國

祚武膽略全無或疲老難振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二臣之謂也又浙之新撫臣史記功係生員出身
達人則談舊爛時文而軍旅非所嫻習閩浙此時何時此
地何地烏用此腐儒者為也若不早簡賢員以代其任則
貽誤封疆為害匪細矣東南情形如此然東南天下之尾
西北天下之首山東河南　京師輔翼重地連年水旱盜
賊實繁而北直八府强賊公行白晝入城肆行刼掠縣官
但保印信無恙而倉庫一空甘心賠補以苟全功名隱匿
不報撫道郡縣上下糢糊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明末流寇
其初起身亦不過三五成羣後遂猖獗難制而明以之亡
夫豈鑒不遠伏乞　皇上密勑兵部宣過為遠慮毋使
勢成難解臣更有可慮者風聞陝西洮岷一帶蒙古闌入
者將十餘萬已歷有年近來或耕種於其地秦人狡悍倘

以貿易小故生事結釁焉首揚塵事真有不忍言者況閩門無結草之固自西寇以抵宣大等處長城數千里皆頹塌已盡且兵士單弱防衛空虛雖 國家中外一統疆界原宜分明何可聽蒙古之出入而不加稽察惟望 宸衷密籌所以消弭之方防患於無形綢繆於未雨並使諸臣勿得與聞蓋事不密則失臣竊為 皇上重之焉

請正人心以維世道疏 順治十七年 蕭 震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蕭震謹 奏為請正今日之人心以維世道以培元氣事臣一介書生三年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員殊愧報稱伏念天下事所最可憂者不在今日之盜賊水旱而在今日之人心蓋人心者古今治亂之所係而世道污隆之所從出焉者也我 皇上以貪吏害民故重懲貪之法然法愈重而貪吏行貪之心愈熾

而愈幻如河南河內縣孫瀚福建古田縣吳來儀皆奇貪
異惡敗露於事後者而一則曆行取之選一則濫卓異之
例臣誠不知舉者何心也夫不肖之吏何代蔑有迺至以
不肖為賢則必以賢為不肖由是而是非顛倒毀譽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人心之壞在吏治者一也臣聞宋臣岳飛
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今武臣不
特惜死而又愛錢除沿海情弊已經臣另疏指陳外如腹
裏之將則以尅餉為心故營伍日虛而盜賊日繼臣聞大
名遊擊有宜大明者家蓄優伶數十人晝夜酣歌毋論其
醉夢之精神不能以申約束而討軍實但即此數十人之
鮮衣怒馬不知出之私囊乎抑取之軍中也如調發之將
則以黷貨為心迨大兵所至而田舍一空臣查順治十五
年七月內有山西城守都司苗之秀等統兵防浙經過直

隸清河縣索該縣折車銀一千兩經貢生顧民俊千總董奇俊交與把總郭志史求壁轉交與之秀等隨將南宮縣車驢越站而去夫以一都司一縣如此則其餘人可類推矣此人心之壞在封疆者二也臣惟教化行則禮義興而風俗美我 皇上維新之治已十七載凡薄海內外慮無不革面洗心者乃近如韋成賢以子而逆其父隨有韋述賢以弟而訐其兄王大經等以僕而弒其主復有王重以主而黨其僕業經諸臣糾參在案至於賤妨貴少凌長小加大種種悖逆皆相率成風誠非 盛世所宜有者蓋澆漓之端始自士大夫而攻擊之禍遂中於人心 臣蓋不勝有江河日下之感矣此人心之壞在風俗者三也雖天下事不盡此數端然即此數端已足見其大概矣伏惟

皇上敦教化以治之而後勅法紀以整齊之其大要在

於得人以挽回之倘内外臣工能共洗偏私之肺腸一遵蕩平之王道則人心正而風俗淳治安之象可立見矣

請力行圖治以致太平疏順治十七年楊素藴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楊素藴謹奏為太平非文具可致圖治以力行為先仰祈勅内外臣工實心任事以收久安之效事臣一介監儒七年外吏蒙皇上不次掄擢拔置臺班深愧未効涓埃以仰報高深於萬一臣言官也宜以言為事然今天下所患者正在於議論多而成功少中外鮮實心任事之臣耳臣故不敢勦襲陳言浮泛列款敬以力行之說為皇上陳之國家建官分職内設部院卿寺外設督撫按藩臬一官各有一職也一人各有一事也事事振起則天下立見强固精明之象稍有叢脞則尚且偷安廢棄必多況天下怠玩成習有不止於

一二人一二事者乎前此雖屢經申飭言官條奏然而諸
臣悠忽之習已成一極重難返之勢總視為紙上之空言
終未有力行之實績伏乞再行　嚴飭內外大小臣工
各修職業共殫誠猷採黜陟人才之權者當實以進賢退
不肖為務屏絕苞苴卻除情面勿徒以循資挨俸遽了衡
鑒之能事司足國裕民之柄者當實以生財節用為務如
何而軍無庚癸之呼如何而民無逃亡之慮勿徒以分數
考成遂畢持籌之心計責任封疆者當思兵情將驕何計
可以制其跋扈寇警盜竊何計可以清其妖氛職司平反
者當思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究悉不致漏網而
無辜勿令含冤如此用人理財大兵大獄各得其道矣至
於督撫按或仗鉞臨戎或秉憲巡方均有懲貪勸廉之典
以察吏安民者也當實鋤奸除暴扶善安良俾貪墨之徒

望風解綬循良之吏共慶彈冠不得捨豺狼而問狐狸獎奔競而抑恬退則大法小廉民生具有瘳乎推之庶司百職人人奮勵大破從前推諉之積習事事整頓一洗向來因循之陋規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太平之效可立覩矣更願　皇上推誠御物於大臣則優以禮貌於小臣則寬其微眚俾人人得展才猷是尤培養人才敦崇治本之要術也

敬陳一德之箴疏順治十七年　姜希轍

禮科都給事中臣姜希轍謹　奏為敬陳一德之箴以成泰交之治事臣聞君臣一德上下同心故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孔子亦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古之君臣交警者原未嘗以憂勞之任獨歸之君父以為人臣卸責之地也哉　皇上孳孳求治日勤萬幾已克殫厥心

矣猶以民生未盡遂貪吏未盡除伏莽未靖征調猶繁疾
苦時告拯卹未周特下責躬之詔頒行　恩赦加惠黎
元四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但臣聞之往訓曰人臣之義
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天下未奏太平皆臣職有關內外
臣工責任尤鉅者無過於部院九卿及督撫按　皇上
不加督責而躬為臣下任咎為臣者尚覥焉苟安不知痛
自刻責引咎省改以勉圖復效豈交警無逸之道乎臣請
進一德之箴以為中外諸臣誡焉　皇上總攬乾綱不
能躬親庶務必藉佐理之臣實心擔任謀議可否如民生
未遂何以使家給人足無犬吠夜驚之擾貪吏未除何以
使聞風解綬有暮夜四知之畏伏莽未靖征調猶煩何以
使勦撫成功無更番征戍之勞疾苦時告拯卹未周何以
使室家相保無擇不下究之虞此皆中外諸臣所當悉心

籌畫合力經營有事關重大應請睿裁者宜分晰條
奏以聽採擇有事屬職掌無可旁委者宜矢心專力
行諸實事方見腹心手足一體相關之至意譬之一家
皇上猶父母也臣下則主伯亞旅也家政未理父母焦
心蒿目寧有主伯亞旅坐視其兢兢業業而不思悚愧以
為分猷補過之地有是理乎臣觀今日積習相沿大約病
根有二其巧於卸肩者假詳慎之名以行推諉之實畏於
任事者飾持重之文以蹈委靡之弊此皆諸臣溺職之由
也伏祈
皇上申飭群工諭以各抒精神盡掃推托委
靡之痼疾凡布一令必先事後事謀出萬全勿顧目前而
忘久遠之計凡立一法必圖始圖終慮及隱發勿狃成見
而憚更張之勞凡建一議必在內在外合成一體勿介疑
信而遂成隔膜之視此尤克艱無逸之要而一德一心之

戚皆本於此庶不虛我　皇上省躬引咎之深衷矣

皇清奏議卷十五